

洪杨轶闻 清 佚名

◎傅善祥

傅善祥，金陵女也，幼习文史，年二十余，粤兵陷江宁，逼取民间识字妇女，纳之伪官，充女簿书，代为批判。善祥婉媚颇合意，后遂恃宠而骄。笺牒有不当，辄肆批骂，屡言首事诸酋，狗矢满中，盖极诋其不通也。语侵东王，王怒，乃借善祥嗜吸黄烟事，枷号女馆。未几善祥病，乃以笺呈东王云：“素蒙厚恩，无以报称，代阅文书，自尽心力。缘欲夜遣睡魔，致干禁令，偶吸烟草，又荷不加死罪，原翼恩释有期，再图后效，讵意染病二旬，瘦骨柴立，似此奄奄待毙，想不能复睹慈颜，谨将某日承赐之金条脱一，金指圈二，随表纳还，藉申微意。幸昭鉴焉。”东王阅笺，遽释其罪，并令闲散养病，各女馆任意游行无禁。善祥因是得渐愈，亦因是遂逸去，大索不得。噫，女亦狡狴矣哉！

◎九妹

东王自傅善祥逸去，主簿书无当意者，而于是九妹特闻。九妹姓朱氏，湖北人，年十九，能诗文，既慧且艳。陷敌后，依伪百长。广西某女馆中某，与九妹意甚投，且怜其柔弱，屡次不以应选。初，粤兵杀人，必假名天父，凿言某事以神其说，至是事微泄。东王遂作天父下凡状，指出九妹，即传众女官入王府罗跪。先问九妹曰：“尔识字否？”对曰：“不识。”问某百长藏尔否，则直折之曰：“馆中非我一人，何谓藏？”王怒，令杖，杖数折，血痕过膝，遂昏绝。又问某百长，对与九妹同，遂令挖目割乳，且剖其心而后梟首。谓是天父意，非此不足以儆众也。九妹拘伪府月余，创稍平，即阴结某王娘，将以砒石毒东王。谋泄，遂被杀，同馆九人亦与焉。

◎赵碧娘

同时又有赵碧娘。赵本良家女，丰姿秀美，年仅十五六，惜未详其籍。初，被贼掳，三日不食，与同伴不交一言。或慰之曰：“我辈所以忍死者，图有完聚日耳。幸无自苦，可缓以求脱也。”碧娘颌之，始进食。未几，选入绣馆，乃为贼精制二冠，而阴以秽布作衬，冀以魇之。卒为同馆者讦发，东王初令杖责，及取冠裂视，大怒，令于翌日旦点天灯示众。点天灯以帛裹人身，渍油使透，植高竿倒缚于下以火燃之也。时碧娘方杖晕，弃桂树下，夜半始醒，醒乃自缢于树，得免惨焚。贼怒无所泄，遂杀守者及同馆知情不举之数十人。夫碧娘一小女子耳，然其绝意偷生，蓄志复仇，是固九妹之同志。若善祥之媚贼求脱，不相去霄壤哉！

◎华尔

清咸丰末，粤兵陷苏常，分股窜松郡、青嘉、川南等处，先后失守，沪城危如累卵。时有华尔者，美国人也，长于粤，尝来申江贸易。乃招精壮数百人，以

花布缠头，服青呢小袖短衣，状类西兵，各执洋枪，教以进退布阵之法。凡八十人为一排，挨次而进，步无错乱，号长胜军，人又呼为洋枪小队。其后攻城夺邑，长为诸军冠，贼甚惮之。时各国助剿兵未集，曾帅大军亦未至，沪城实赖以安。迨贼弃松江，大宪即饬华尔往守，广招勤习。所谓洋枪队者，共得四五千。值贼势方炽，浙之嘉湖、松之青金奉皆为贼窟，去郡又不及百里，而贼始终不敢犯。且尝分军协击，所到必克，清廷奖其功，授职总戎，即镇松江，盖中国之炼洋枪实自华始。后以攻慈溪阵亡，松郡士民，思其战守之绩，无不悼惜。同时又有法兰西提督卜罗德，协剿柘林，受枪殒命。华尔既没，复有夷人白齐文统其众，不久从贼，旋为清兵所获，逐回本国，继又私入中国，在漳州助逆，为闽浙总督左帅宗棠所擒。时英国福州领事，仍请解回审办，左帅不允。差官押赴苏城，讷恶贯已盈，以舟覆兰溪溺死。

◎张阿宝

洋枪队之有统带，盖举当地人领之，至教习进退坐作之法，以及临阵督队，则仍另雇西人。当江浙诸城克复时，颇得其力。然所招多无赖，易滋事，甚如聚党抢掠，亦或不免。而于所谓统带者，飘翠羽，乘暖轿，骑从如云，人皆避道，本地风光，亦云至矣。乃亦有倚势凌人，武断乡里，意稍拂，即带勇吓诈。有洋枪哨总拟保都司尽先守备提标右营下蓝翎千总张凤祥者，原名阿宝，以娼家子入队，拔至哨总。而素行甚秽，无恶不作，不仅私设公案，辄人勒赎已也。经丁日昌访闻属实，饬县出示招告，受其害者，纷纷呈控，提讯明确，请令正法，人皆快之。

◎多隆阿之将略

中兴名将帅，隶旗籍者，必首数塔齐布及都兴阿，天下无异词。其骁果任战，叠树大勋，与兵事相始终，尤以多隆阿为八旗劲旅中功第一。咸丰八年冬，公偕鲍超御安庆援贼。一日粤军犯鲍军急，来请援，公辞不赴，特张乐宴诸将，酣呼达旦，敌侦知无备，遽舍鲍营乘夜来袭，公预伏兵要隘，贼至大败之。十一年七月，粤军由英霍趋太湖，连营数十里，公命佯败以诱之，称病甚不能督军。敌至偃旗息鼓，闭关不出，敌大詈如弗闻也者，如是数日夕，敌终疑之，寻获我间谍，谓公实大病，遂来犯。公预伏二十营于左右路，敌至夹击，皆弃械奔桐城。嗣是追逐截击，捷报日闻。一夕公登巢车远眺，曰：“贼众十倍我，连战皆挫，今知我所在，夜必来劫营。”乃潜徙其军。敌夜至，得空营，大惊，自相践踏，死无数，引去。安庆之克，公功最多，盖天授将略，其神勇尤出塔公、都公上云。多治军二十年，所得廉俸，悉以赏健士，恤伤亡。官文知公贫，邮寄三千金贍其家，公知之，驰卒追取，为战士购征袍。方公周至受创时，清帝发内府珍药敷治，并命黑龙江将军传知其子双全驰驿往视。而

忠勇无家，其子絮衣葛屨，寄食亲友，将军资以行装，始得上道。忠勇遣疏有云：“不使家有长物，身有余财。”确非虚语。

◎张炳垣

张继庚字炳垣，江宁诸生。粤贼初破江宁，炳垣欲自尽，既而曰：“徒死无益。”遂降之，改名叶子法，处之机匠馆中。同郡吴畏堂，初客汉口，与汉阳令赵公德辙故相识。至是吴亦陷贼，而赵公擢授江宁府，炳垣因与畏堂谋，贿守门贼，通书赵公，约内应。赵为言于向公，许之。炳垣先后上书三十六函，初议入朝阳门，贼酋忽将守门贼调赴他处，而别遣广西长发者守之。乃更约取道后湖，以草船伏人而进。贼酋微闻之，周湖筑土城，防范甚密，于是计不果行。同谋有张沛泽者，广西人，见事不就，背之去。炳垣乃复与张鸦头约。鸦头故无赖子，感炳垣意气，私结侪辈百余人，愿以一死相报。计定，炳垣托故出城，亲谒向公，极陈江宁可破状，约大兵夜集仪凤门，则城内开门纳之。公付以免死牌五千纸，定议待期举行矣。沛泽故知其谋，见鸦头炳垣数相语，曰：“予我千金，不尔，当发其事。”炳垣曰：“吾安所得千金者。”沛泽果以白贼，立逮炳垣，拷掠备至。同馆人曰：“内应首谋，实为张氏继庚，此叶子法，非为叛者。”狱稍缓，而秀清改命贼酋胡元伟承审。元伟，故庐州太守，陷江忠烈公于死，而以城降贼者也。严刑酷法，至烧铁烙体，刺猪鬃乳中。炳垣愤恨不能忍，曰：“他人问，吾无可承公乃大清堂堂四品官，吾亦公祖部民也，当以实供。内应事大，非一二江宁人所能，皆由广西老贼首谋，且人多吾不能记，请以簿至。”胡顾左右取伪官册，炳垣指一广西人曰：“此同谋者。”即逮其人杀之。又指一人曰：“此知情者。”又杀之。杀至三十余人，秀清曰：“已也，堕其计矣。”彼所指皆老兄弟，非实情也。勿复问，遂用车裂法，系炳垣手足及首，鞭五马而驰之，左手右足先断，首次之，余体又裂为二，观者皆掩泣。鸦头闻之曰：“嗟乎，吾既以死许张公，畏祸食言，非丈夫也。且张公以数言杀贼数十，而不一语及我，望我成其志耳，我必图之。”时贼众稽察严密，各城增设木栅数重。及期，鸦头率其党，杀守门贼七人，而无计越栅开城，官兵夜至不得入。明日贼中大索杀人者，久之无左验，事将寝矣。鸦头过所善沈兽医饮，酒酣，大言曰：“前日大难，七人者我所杀也。”兽医首其事，复杀鸦头。自是城中无敢谋内应者矣。后兽医以事出城，乡民戮之，沛泽卒亦见杀于贼云。天河生闻诸李芝生曰：“张先生上军书，率由芝生代传，三十六函，存其廿四，他日谋为刊之。当夫严刑逼供之日，岂不知一死无所逃免哉！然而骨肉齑粉，忍死不承，冀万一获全，犹有后望，卒用计杀贼多人而后罢，可不谓烈丈夫哉！”机事不密，英杰沦亡，又爽然失矣。

◎王畹上李秀成攻上海策

宋不用张元，而元昊用之，大为中国患。人多咎宋之遗才，而不然也，此其中固有天存乎其间焉。同治元年春二月，上海中外诸军，攻克粤贼七堡逆垒，获苏州诸生王畹上忠王书。其陈攻取上海之策，薛觐堂中丞阅之大惊，疏闻之朝，江南北大为警备。幸贼不从其计，卒以无事。至四月后，李爵相督师来沪，以上海为关中，战胜攻取，遂奏廓清之功。然当畹献策之时，使贼稍听其谋，上海一有失事，则后来李相无驻节之所，饷源断绝，不知又多费若干经营矣！贼平后，畹遁入美利黑海书院以死。畹先时亦当谒吴晓帆观察陈书，当事者不置意，遂往从贼。此亦张元之流亚也。国祚中兴，彼昏不用？岂非天哉。畹书，陈子壮于薛中丞幕府中见之，洋洋数千言，略劝贼与洋人和，而藉其势以图中原。谓洋人遣使至金陵，以各国贸易所在，请无攻沪。而贼酋不许，洋人遂助中国城守，大为失策。此时宜亟许其不攻，而要令不得以军装火药资中国，再遣舟师渡江，分扰通泰及卜河完善之区，并于海道劫掠华商，使不敢劫运货物。贸易不通，厘捐断绝，官军乏饷，洋人坐困，上海聚数百万避难之人，无所得食，必且生变。而洋人生理既绝，亦必俯首来求修好，然后胁之使献上海，策之上也；若一时不能与洋人和，而先欲得上海，亦不必调集大兵也。盖洋人嗜利，近以苏浙二省避难人，麇至沪地，遂于夷场广造房屋，重收租息，初不问人之来历也。宜遣精兵数千人，伪作难民，赁洋屋以居。地系夷场，中国官无从稽察。中夜一呼，应者四起，纵火焚烧，遇人斥杀。洋人计惟登舟逃逸，而上海唾手得矣。上海既得，然后招回洋人而厚待之，不攫其怒，而仍可为用，策之次也。云云。其虑甚周，其计甚毒。故在上海者阅之，无不发指，无不失色。乃以梟雄之李秀成，如陈叔宝之昏庸，弃书床下，此真清廷之大幸也。呜呼，岂非天哉！按王畹改名舀，字紫铨。其上书忠王一事，沪人多能言之。当时为太平国大计，殆无逾是书所言者。窃怪忠王求贤若渴，优礼士夫，乃独遗国士王畹，殆不可解哉！

同时香山容先生闳，自美游学回，谒秀全，献外交购船二策，秀全亦不能用。语云：“得士者昌，失士者亡。”然哉！然哉！

◎义妓

扬州朱九妹，年二十，才色双绝，兼善书算。粤军得之，献于秀清，宠爱备至。朱私誓不与俱生，暗以砒霜毒之，未遂而死。又金陵李氏女选入东王宫，藏寸许小刀于髻内，伺秀清被酒酣睡，直刺其喉。秀清适转身，误中左肩，立呼左右剥女皮，悬竿焚之，烈哉！闺阁之英也。秦淮妓女王忆香者，为伪都督施姓所得，佯为欢笑，醉以酒，抽刃杀之，而自经于后楼，则尤为罕见者矣。

◎考试女子

粤军胁令士子应试，亦分别鼎甲、翰林诸名目，花冠锦服，鼓吹游街。少有知

识者，辄逸去。后又考试女子，取傅善祥为女状元、榜眼钟氏、探花林氏，招入伪府，令掌簿司批答。

◎奇女子

咸同间军兴以来，豪杰之士摩厉戎马间，建功立名，人才辈出。而世间奇女子，不愿以闺帏终老，若杜氏女者，乃亦以勇略著于时。

杜名宪英，河南人。父为名诸生，藏书数千卷，幼从少林学拳法，技击绝精。及生女，爱若掌珠，尽以藏书及拳击进退诸法授之。女亦聪颖，自辑古今兵事为一编，藏之枕中。父病，戒之曰：“吾晚得汝，不及为汝订婚事，汝母年老，须自具特识参决可否，百年事重，勿似人间小儿女羞涩不言也。”遂卒。母自外家见两生，一周一郑，才品相类，皆内亲也。密商于女，女叹曰：“文武兼备，世罕其人矣。郑当以文学进，而无大成就。周福较厚，特武功耳。”母曰：“河决年荒，盗贼四起，武亦良善。”遂字于周。

既嫁，伉俪甚笃。逾年而粤兵北犯开封，以大队攻城，而游骑四出掳掠，开归间嚣然不宁。周集邻村二百人，夫妻别为二队领之，二人者各分其队为二，二正二奇。敌至，初见数十人，易之，直扑女阵。女佯败，退至丛林间，周突起大呼于林东。敌方错愕，其西路铙炮又作，山坳木杪旗帜飞扬，不可数计，敌大惊溃。距丛林四里许，故有破庙，庙中伏兵伺贼过，复噪而出，仓皇追杀，如宰鸡鹅。女纵骑独追骑马贼酋，战数合，顾女而笑，女亦笑，乘间以长枪刺其腰，伤肋坠马，愤而大吼曰：“左山虎三十年骁勇，岂意死于女子，为兄弟笑哉？”时众贼去者已远，日已近暮，鸣金收队。而周生穷追不止，侦者谓马陷泥淖，蹶而被执。察其众，合少四人，女怒，率二十骑飞驰救之不及，敌已缚生入营矣。女乃返视山虎，创不胜，犹可支拄，急取创药傅之，亲裹其伤。又馈以酒食，而置毒其中，殷殷然劝餐者再，且曰：“吾谓君泛常贼，今乃识其英雄，阵上不能相让，君合谅我。”扶之马上，使人送之。距敌营里许而后返。山虎归营，极赞女贤，不恨而转感之。以故释周生缚，使掌簿籍，得不杀。明日山虎毒发死。村人请于女曰：“纵之归而又置毒何也？”女曰：“饮我之刃，而虚言慰之，其感激可暂不可常，久而念怨，终杀吾夫，使之逾时而亡，则他贼不复措意矣。”皆服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

女候生三年不归，杜母又歿，乃以钱数万买得一婢，阔面长身，膂力甚壮，教以武事。从己出游阜城连锁间，密访甩生消息不得，又由皖北间道至江南。一日泊舟江港，有富室子弟，结商人赀资贩运，而冒为士人赴试杭州者，系缆于女舟之左。岸上一僧，宽衣大笠，趺坐击木鱼，别以短杖担衣钵，置之身旁。目眈眈视女，转视群商，久之，太息去。远闻栗数声。已而岸上有二三士人，散步徘徊。群商方欲结纳士人，为偷漏关税计，揖而邀之舟中，煮茗闲话

，各通姓名里贯已。士人纵论天下事，杂以文字科名语、农商语、兵语、青楼谐谑语，群商于卖买经纪外，瞪目不能发一辞。士人曰：“我辈一见如故，意气亟相得，公等果将赴试者耶？”一商曰：“实不相欺，薄有资货，前途关多，拟仰藉大力庇荫。苟得免税金，抵浙必厚报也。”士人曰：“饮啄前定，萍水因缘，此小事何论报乎？”拱而别，注目女舟。群商返舟喜甚，各以言语相调笑，亦目女。时婢在后舱假寐，女怒自语曰：“身死财丧之不知，犹窃视人家闺眷耶！”商大惊，密语久之，疑女为盗船，长跽求救。女哂曰：“吾船无盗，适与君等共语船中，及向之跌坐岸上者，乃真盗也。君等家拥巨资，日处醉梦中，不见天日，岂知世路险哉！”众诺诺。又曰：“处世需才，即兵戈扰攘中，挟资远行，亦非大有才者不可。苟自度无其具，宁坐闺中弄稚子，毋以买命钱空饵虎狼也。今身死财丧之不知，犹窃视人家闺眷耶！”商曰：“且为奈何？”女呼婢出曰：“此吾前锋燕支将军也，诸君畏怯者，请避岸上，否则安卧以待，慎勿露声影，吾二人尽力当之，视诸君时命何如耳。”

及夜，又闻栗声甚近，女曰：“是矣。”群商不敢出，亦不能卧，急闭舱门，灭火屏息，团缩榻上。时下弦残月初出，繁星丽空，略辨人影，两岸芦苇风瑟瑟作声。女念迎斗则彼众我寡，不易制胜，不如待其来，出不意以刺之。与婢约曰：“昏夜不辨彼此，以髻上明珠映月光为记。”未几贼果先登商舟，前二人不可识，其第三人显然僧也。昂首四顾，遽夺商船门。女手利剑，径前刺之，应手而仆。其二人大叫曰：“上。”则竞趋女舟。女挥剑旋绕如练，婢手双铁椎，自女后突出，光耀上下如球。贼方避剑，不虞婢椎之出也，左右扑刺落水死。鏖斗方急，商船后舱呼贼至，婢跃登篷顶，左臂适中贼枪，忍痛弃椎易刀连斫之，贼亦负痛狂奔东西分窜去。于是发火四照，船头、篷顶皆血渍。诸商闻言始出谢，人人面土色。女叱之去，使婢裹创卧，而犹坐待旦以备之。明日将解缆，逆风大作，及午，有楼船十数，自上游乘风而来，亦泊港外。诸商大惊，谓贼众复仇至。探之，始知某营总兵官王姓，帅师巡缉盗贼者也。军士先诘商船，诸商曰：“赴试。”曰：“赴试何以载货，毋乃盗乎？”商曰：“我非盗，乃遇盗幸免者耳。”次诘女船，女未及答，商曰：“是即杀盗救吾属命者。”军士见两女子，无一男丁，群商又不类士子状，疑其踪迹，琐琐盘诘。女怒曰：“何必多言，我乃手杀左山虎之中州杜宪英也，问我何为？”语未毕，忽有一人自楼船跃而登女舟，问曰：“杜家英娘何在？”女茫然无以应。其人又曰：“英娘不识我乎？”女目之，方面伟躯，貌似相识，而有须矣。其人曰：“我即河南周生，与卿为伉俪者也。今帅兵缉盗过此，不意遇卿。”女犹不敢遽应。周乃曰：“卿不忆嵩山射虎时耶？”女曰：“弓衣金弹何在？”周曰：“置之洛水犀腹中。”盖当时闺中隐语，问答既合，女不觉泪

下曰：“妾为君子，力已至矣，幸神明垂佑，相见于此。顾何以不周而王也。”周乃告以被虏后，说贼投降，主将王公爱之，使从己姓，授守备，从征江皖，历保今职，赏花翎赐勇号，且以提督记名矣。周问女何时渡江，婢为何人。女言未半，诸商请见军门，叩首船头，谓受夫人活命恩，愿献五百金为寿。女坚不受，谢之去，属以后此小心，不能复遇我矣。诸商皆感泣。周生既了巡缉事，即日引疾解官，携妻偕隐嵩山，读书种菜以为乐。婢归，适某千总，勇过其夫。所称郑生者，以秀才终。

◎赛尚阿劾骆秉章

咸同间用兵，楚材蔚起。其识拔而奖成之，展转推挽以应名世之期者，骆文忠公也。公镇楚蜀，经画储胥，论者以萧何关中、寇恂河内为比，以湖南复湖北，以湖南北复东南诸行省，虽勋望不逮曾胡之赫赫，而功亦伟矣。当赛尚阿之授钺也，军过湖湘，供张独薄，赛因奏湘抚吏治废弛，骆遂奉命内召。时粤军业已躡及辖境，暂留筹防，嗣以力完危城。清帝亦知公可倚任，仍畀封圻，有益于时局者甚大。设当日楚疆不警，文忠被劾入都，非列闲曹，即沦废籍，二三豪俊，未必尽出风尘。赛尚阿一言，不几长城自坏欤？

◎沈夫人佐守广信

沈葆楨以御史典郡，咸丰六年，守广信。杨辅清由吉安长驱直入，所过辄陷。公激励兵民登陴死守，城卒获完，其受知大用，肇始于此。相传当围城岌岌时，林夫人撤内署金帛犒士，列巨锅于大堂，亲职炊爨，以饱饥疲。时公卧起睥睨，闲督士卒守御，幕僚已星散，军火刍薪，文檄判牒，咸出夫人手。士民感颂慈荫，与章贡与长流。夫人林文忠公女也，盖家教夙娴已。按文肃夫妇守城事，曾文正公以之入告，亦归美于文忠家法。

◎包立身

包立身，居绍兴诸暨之包村，世务农业，而曾习奇门遁甲术，能料敌之进退虚实，而制其命。

咸丰辛酉，粤兵扰浙，包聚村人，练兵筹饷，竟以一隅之地，当数十万方张之敌，屡挫凶锋，终不少屈。于是人始知其有异能，依倚者日众。

时吴晓帆观察，方以苏松兵备摄藩篆，吴亦浙人，闻其异，欲招致幕中，以为己助。因于佐杂班中访得包之姑表兄弟冯仰山，潜令蓄发三月，乃备文书，改衣装，命赴包村致意。时浙境遍地皆贼，冯逡巡不敢遽入，适遇被掳逸出之素识某。探知前路贼守将性暴好杀，手下盘诘最严，断难混过，惟包村有勇目某，常杂处贼中，现居某地，然必绕道二百余里，始能曲达。冯昼伏夜行，三日夜至某所，既见，即述来意。某以此去包村虽不远，然贼守甚众，去必成擒，因藏冯密室，不令外出。一日谓冯曰：“今已觅得路凭，且有贼卒二，贿令

护送。然文书当留此，断不可带。”即日付凭促往，冯行，果有二贼前导。途中屡经要隘，锋刃夺目，心胆几碎。历数日夜，去村不过二三里，二卒辞去，冯单身前进。遇村中巡勇，疑为贼细作，欲杀之，冯以包某至戚告，遂引冯入见，各道艰苦。

冯见眷族亦在包村，皆无恙，喜甚，因备述吴公所招意。包叹曰：“我亦知孤村无援，势难久守，缘无长策，勉酬众志耳。刻下军粮仅支二月，幸有贼之通我者，私接济，不然，断已久矣。今承吴公美意，奈贼众我寡，恐难突围出也。”因与掌案某共议。某以贼势甚大，媚贼者众，冯某虽亲，远出已久，又无文凭，君虽信之，奈众人何。必使人随冯出村，取文书示众，众志成城，然后刻期冲围，并约吴公统兵接应，始为万全。事关一村民命，断不可草草从事。包是之，冯因暂留包村。阅二旬余，值夜大雨，包忽命护勇六人，身穿贼服，送冯出村。冯欲挈眷，包卜曰可，遂带家属冒雨行。黑暗中见无数皂衣红帽人，僵立村外，似守护者，而寂无声息。冯怯甚，私问送者此何兵，勇但摇手。遂绕小径行，至旧处，即取文牒付勇，嘱包速定行期，而冯自归。

包既得牒，邀众密议，则皆愿从。包大喜，即布卦以占，卦成，又大惊，曰：“细察卦象，惟今夜二鼓可出。若交子正，即无可出之日，且有大祸。”众皆失色，佘曰：“今浙地四处皆贼，又未约有援兵，纵使突围而出，将何所归？”时有掌文案某曰：“离此百二十里，地名岔河口，某处地僻，可以屯军，河阔可通海道，闻无贼守。若暂扎营彼处，即由海道通信吴公，使以轮船接应，或可转危为安，除此恐无良策。”包曰：“我方寸已乱，不能自主。但今势已至此，不出亦难持久，姑从某先生言，死生命也。诸族可速归，各自收拾。”时已薄暮，雨方霁，而阴云未开，村路尚湿，遥听贼营寂静，号炮无声。即传集团勇四千人，按旗色分作五队，队各八百人，选勇敢者，入红旗队，为前锋，令酉初出队，各带衣粮锅被，由西北方进攻贼北营，冲透贼围，于某村取齐。白旗继之，皂旗殿后，中权青黄两队，保护众家族。

传令既毕，时值戌初，红旗队已发，远闻金鼓震天，枪炮声不绝。而一村之人，亦遽乱如潮涌，聚哭包门，曰：“包君若去，我等从亦死，不从亦死，惟留包君，或可苟延旦夕。”一时人声鼎沸。包欲出而为众所阻，叹曰：“天乎，命耶！时将错过，不能逃也。”因令后队且勿进。时白旗队亦已出村，以闻令欲退，致前后不相顾，队伍遂乱。忽见四野火光烛天，杀声动地，敌众大至，乱抛喷筒火箭，枪炮齐发，铅丸如雨，村勇各无斗志。又值村众扰攘之际，敌遂乘势冲入，见屋即火，逢人便刃，顷刻间烟焰满村，尸如山积。时惟红旗队已冲围而出，白旗生死参半，余众鲜有得脱，而包与同事诸人皆死于敌矣。

先时贼患包甚，檄调各路精锐，誓破包村，是日调兵适至。入夜陡闻村中入声四腾，贼虑乘夜劫营，方发号聚众，而红旗队骤然冲至，敌贼素闻包有异术，且以月黑路滑不敢追逼，又意村人绝粮夜遁，村中必虚，因而并力进攻，致为所破，然后知数之难逃有如此云。

此皆闻之友人，友盖得诸冯某及是日幸免者所述。并云，冯在村时，每晨起，见包必登高望气，既下，即令众曰：“今日贼来自某处，将攻我某方，当撤他防，并力御之。”继而果然，屡试不爽。所练之勇，能御敌者三千余人，以五色旗按五方分五队，进退有常，临阵不乱。常邀冯共贼营，忽推冯倒，身亦伏地，方伏而霆震一声，炮子簌簌从上飞过。既免，谓冯曰：“此炮在良方，月神适犯我村，当去之。”冯见炮架前山麓，约远四五里，有贼守卫，私忖如何可去。继见包脱帽散发，跣足仗剑，如道家步罡状，选勇目，衣皂随行。包口喃喃若诵咒，其行如飞。将及而遥见一贼忽扑地，余贼尽退，瞬息间炮已取归，约重四五百斤，不知三人之力，何能胜任如此也。

时方涉冬，天久不雨，包忽令众曰：“久不与贼战，贼必谓我兵单怯敌。明日某时，当有大雨，贼守必怠，可冲破其西营，虽不能大胜，亦可杀敌数百，获牲口器械，以挫凶锋。”乃预传令，何时出队，何时攻营，何时收队。明日果大雨，破敌一如所言。

时敌欲由温台攻闽省，患包牵制，愿以绍兴府城与之，请其不助官军。或言，若得府城，足资守御，劝包姑从。包笑曰：“此诱我也。无论江浙俱陷，孤城难守，且入城则如困囹圄，粮草更易断绝。扼吭之势，恐无一人可逃也。”遂斩其使。

冯尝窃问包曰：“弟与君自幼同堂共学，弟以薄宦，远离乡井，闻君素守田庐，罕至城市，何时得灵飞六甲十二真传，而道妙至此？”包曰：“余于廿年前，曾遇异人，授我秘册，虽非全帖，然上观天象，能知风云雷雨，时运变迁，下察地理，则可安营布阵，缩地驱山，而凡卜易算数之类，吉凶祸福，皆可预决。前取敌炮，即六丁缩地法，故三人能得数十人之力。但我所学，不过显易数端，若能尽其底蕴，则此小丑，指日可除，何至困于此耶？”冯又问贼势至此，何日得平。包曰：“我曾观星象，兼占易数，江浙之贼，不久当灭。惟自占此村之吉凶，家族之安危，反不能了了，是岂学之不精耶？抑所谓马前易数，近易明而远难验耶？”及包死，冯始知数有前定，故占不能明，因为之叹诧累日。后尝以其所闻见者述于人如此。

◎李绍熙

咸丰庚申大营告溃，粤兵大股东下，旋陷苏、杭、松、太等处，势若飞蝗，江浙几无完土。沪城僻处海滨，以形势言，是为绝地。而开军府，通饷源，竟以

一隅翻全局，卒为江浙命根，此岂言思拟议所能及？且当敌初至时，曾帅援兵未集，西方亦未来，本城兵勇，以应调四散，城守惟招百姓，敌若力攻，势难固拒。及闻李绍熙事，而后叹其中自有天在焉。绍熙粤嘉应州人，癸丑之乱，本为会匪头目。旋投吉抚军营，赏六品衔，效力军前，后加都司衔，派守东坝。及为敌陷，复降于敌，得据昆山。继而又思反正，密递降禀入城，由是临阵每张虚声，空放枪炮，延挨几阅两月。及为伪李王所觉，杀绍熙，方饬下并力严攻，而我兵亦已云集。夫事机之际，不能以寸，矧军情至变，沪城苟失，则江浙之患，正恐未有穷期也。

◎王壮武张宴九嶷山

咸丰五年春，王壮武鑫由楚边追敌于粤境，假道宁远。张老人者，年一百十八岁，县中不知有老人，饥寒鲜恤者。公入其县，即遣人存问，为置田宅资其子使娶妇，且召饮之。比公破敌还，复途过省老人，老人即已抱孙矣。乃邀之登九嶷山，合宾客部曲张宴山上。是日为公封翁生朝，客以次奉觞遥为寿，且庆公功。酒酣，公起望山东故里，不觉怅然曰：“鑫常有三恨：恨任事太早，学业太浅，用心太苦，而多忤人，身遭时变，以士卒用力，人号为劲军。吾常恐世乱未已，将无以毕三恨，奉养二亲，为将奈何？”老人起，执爵，慰以大义，合席举酒极欢。公班师回楚，即乞假幕府省亲。于时离家已四载矣。迹公九嶷张宴一会，觉驱车九折阪，置酒三垂冈，叔子游岷首，梁公陟太行，前史风徽，犹可颉颃也。

◎浙江乱后乐府

浙江自辛酉遭贼攻陷，经左宗棠转战数年，至甲子岁，始行戡定。百姓辛苦流离，为贼匪所杀，为饥寒所杀，为疾疫所杀者，不知凡几。哀我人民，斯将无孑遗矣。幸爵相入浙，创立军府时即首为赈济，加意抚绥，出水火而登椎席，残民始有更生之庆。蒋泉中丞佐之，兴利除弊，各事极意讲求。马端敏公继之，劳来安集，以养以教，民乃得息其居。浙之得以熙熙攘攘，渐臻富庶者，三公之力也。

然当贼氛甫息之时，凋弊之情形，流亡之困厄，铁人见之亦不免下泪。当时某君有《闻见篇》四章，古音古节，不减杜老之《哀江头》诸作。因备录之，俾吾浙人无忘“在莒时”也。《猪换妇》：“朝作牧猪奴，暮作牧猪奴，冀得牧猪妇，贩猪过桐庐。睦州妇人贱于肉，一妇价糜一斗粟。牧猪奴牵猪入市广，一猪卖钱数十千。将猪卖钱口买妇，中妇、少妇载满船，蓬头垢面清泪涟。我闻此语生长吁，就中亦有千金躯，嗟哉妇人猪不如。”《屋劈柴》：屋劈柴，一斧一酸辛。昔为栋与梁，今成樵与薪。市儿低价苦不就，行行绕遍江之滨。江风射人天作雪，饥腹雷鸣皮肉裂。江头巡卒欺老人，夺柴炙火趋城关。老

人结舌不能语，逢人但道心中苦。明朝老人无处寻，茫茫一片江如银。”《娘煮草》：“龙游城头梟鸟哭，飞入寻常小家屋，攫食不得将攫人，黄面妇人抱儿伏：儿勿惊，娘打鸟，儿饥欲食娘煮草，当食不食儿奈何？江皖居民食草多，儿不见，门前昨日方离离，今朝无复东风吹。儿思食稻与食肉，儿胡不生太平时！”《船养姑》：“月弯弯，动高柳，乌蓬摇出桐江口，邻舟有妇初驾船，乱头粗服殊清妍，船声时与歌声连。月弯弯，照沙岸，明月耿耿夜将半。谁抱琵琶信手弹，三声两声摧心肝，无穷幽怨江漫漫。或言妇本江山女，名隶烟花第一部，头亭巨舰属官军，两妹亦被官军掳。妇人无夫惟有姑，有夫陷贼音信无。富商贵胄聘不得，妇去姑老将安图？呜乎，妇去姑老将安图，妇人此义羞丈夫！”

◎肃顺推服楚贤

肃顺于咸丰年间始为御前大臣，贵宠用事，后遂入值军机，颇擅威福，以骄横获罪。然其人机警敏给，实为满大臣不可多得之人才。是时粤贼势甚张，而讨贼将帅之有功者，皆在湖南。朝臣如祁文端公、彭文敬公，多瞽焉不察，惟肃顺知之已深，颇能倾心推服。平时以座客谈论，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，胡文忠公之才略。苏常既陷，何桂清以弃城获咎。清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，肃顺曰：“胡林翼在湖北，措置尽善，未可挪动，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，则上下游俱得人矣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如其议，卒有成功。

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抚幕府也，已革永州镇樊燮控之都察院。而官文恭公督湖广，复严劾之。廷旨敕下文恭密查，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，可即就地正法。肃顺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，心夔告衡阳王运芻秋，运告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筠仙，郭公固与左公同县，又素佩其经济，倾倒备至，闻之大惊，遣运往求救于肃顺。肃顺曰：“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，余方能启齿。”郭公方与京师潘公祖荫同值南书房，乃挽潘公疏荐文襄，而胡文忠公上《敬举贤才力图补救》一疏，亦荐文襄才可大用，有“名满天下，谤亦随之”之语。上果问肃顺曰：“方今天下多事，左宗棠果长军旅，自当弃瑕录用。”肃顺奏曰：“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，赞画军谋，迭著成效，骆秉章之功，皆其功也。人才难得，自当爱惜。”再请密寄官文，录中外保荐各疏，令其酌察情形办理。从之。官公知朝廷意欲用文襄，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，而文襄竟未对簿。俄而曾文正公奏荐文襄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，勋望遂日隆焉。此事为高碧湄所述。碧湄与芻秋，皆尝在肃顺家教其子者也。

◎胡林翼之远虑

有合肥人刘姓，尝在胡文忠公麾下为戈什哈，既而退居乡里。尝言楚军之围安庆也，文忠曾往视师，策马登龙山，瞻眇形势，喜曰：“此处俯视安庆，如在

釜底，贼虽强，不足平也。”既复驰至江滨，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，迅如奔马，疾如飘风。文忠变色不语，勒马回营，中途呕血，几至坠马。文忠前已得疾，自是益笃。不数月薨于军中。

盖粤贼之必灭，文忠已有成算。及见洋人之势方炽，则膏肓之症，著手为难，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。阎丹初尚书在文忠幕府，每与文忠论及洋务，文忠辄摇手闭目，神色不怡者久之，曰：“此非吾辈所能知也。”噫，世变无穷，外患方棘，惟其虑之者深，故其视之益难，而不敢以轻心掉之。此文忠之所以为文忠也。

◎温绍原守六合记

温绍原字伯平，湖北江夏人，少负异才，性孝友。咸丰元年，权知六合县事。下车，修城垣，屯义谷，期年集事。

二年冬粤兵初犯武昌，公曰：“六合虽小邑，然滨江屏蔽淮泗，贼乘风而下，日可千里。此要地不可玩也。”于是招募壮勇，制器械以备不虞。三年春，粤兵据江宁，陷扬州，果以千人犯六合，又分队窜扰凤、泗间。邑城四面受敌，公率众与战，敌少却，继以大队夜至。或议闭城拒守，公曰：“不出战不能守城。”预戒兵勇，不及贼毋发火器，夜行宜静毋哗。遂出纵马前行，众请所之，公曰：“惟予马足是从。”贼初由长江鼓行东下，屡陷名城，大帅遇之辄溃走，势焰方张。既至，见城小，内外寂然，心易之。公忽由间道绕出贼后，铙炮竞发，以暗击明，敌众惊溃。清兵奋前追杀，无不鼓舞争先，一以当十。敌自相冲击，死者无算。

四年，粤兵冒难民谋入城为内应，公侦知，稽核市廛。凡城内士民，皆给符验而出入，外至者问所投舍，守城兵引往质对，以故奸宄无所容。敌掘地道，公自内掘出，先发击之。城圯，随时堵塞。先后十数战，贼屡挫衄，积功擢江宁府，加道衔。县事委于李君守城，公独任防剿。时绅士信公既深，倚公为柱石，居民客商及远近避难入城者，皆助守，不愿迁徙，誓与城为存亡。

六年，江北大帅德兴阿，以蜚语入奏，褫公职，敌酹酒相贺。七年，何制军疏复原官，加运使衔，任事如故，一不以升黜为念。八年八月，敌由庐州大举东窜，城中兵只二千余，请于制军，益兵数千，而德帅调赴浦口。甫至而大营溃，粤军裹胁兵勇，直趋六合南关。公与宣化镇军罗玉斌等，昼出击杀，夜入巡城，妇孺皆运砖石以助，历二十余日。都司王家干力竭阵亡，粮尽援绝。公集绅士张位中等，曰：“诸公为绍原力已至矣。我死无憾，何以对阖境生灵？”语未毕，遽者报东城且破，公趋东城，而敌从西北隅入。格斗良久，身受数创，既仆，犹奋臂握拳，唾骂不绝，至胸腹破折，顶颈断裂而歿。夫人王氏投水死，子辅才同时遇害，城中百姓死者以万计。仅见宣化军逾城东逸，余者

歼焉。

先是公母就养署中，公使弟奉母出，而留王与辅材不遣，曰：“不令吾民妇子独死也。”

又陈桂伯云：贼之初犯六合也，孙寅三等率众八千攻城。公令士卒饱食出战，而预迁城南民于城内，空室中广积薪草，灌油其中，灶底皆布火药。既战，历数时，佯败入城，追兵至城南馁甚，各就民舍炊饭，灶突火起，远近同发。公急开城，截其去路，四面伏兵兜剿，饥疲不能拒敌，杀死溺毙者过半。自武昌以下，未有如此受创者。

◎江南大营二次失陷

王雪轩、方伯之擢任浙抚也，藩库实存银一百余万两。代公者爱惜小费，探船侦骑皆汰减。时金陵大营，积欠军饷甚巨，和帅虑补给无期，议每岁只发八月，遇闰减半，军士大哗。闰三月己酉，敌集诸路死党，围攻和营，前后同时火起。遗金及炮位兵械率赍寇，总统张公拒战十昼夜，力不支，遂退丹阳。飞书调饷六十万，冀以收拾人心，再图进取。司财者只发六万，众志益携。贼伪为官军装束，数道并进。公冒雨出城，护筑营垒，坠马伤胁，而前敌提督王浚，总兵熊天喜力竭阵亡。公率小队百余人，御击良久，及桥，百姓争涉者，拥塞桥口。公勒马卫之，俟其去，跃入河死。和帅去之常州，常州无人，又去之浒墅关，乃卒。

◎张国梁逸事

张国梁谋勇兼优，战无不胜，保障苏浙郡县垂七八年，吴越之人，至今尸祝。其后以兵饷大权，为共事者所掣肘，功败垂成，卒以身殉。其年少时逸事，有人所未尽知者，兹特采辑一二，以著英雄之气概焉。

公初名嘉祥，广东高要县人，美秀而文，恂恂如儒者，然喜任侠，介驰不羁。年十五之粤西，从其叔父学贾，顾心弗喜也。日与轻侠恶少年游，其党有为土豪所困者，公往助之。杀人犯法，官捕之急，遂投某山盗藪。盗魁奇其貌，以女妻之，女嫌其疏贱，不可。盗魁欲拔为己副，其党又不可。山中例呼魁为老大，其支党皆为兄弟，称自二、三、四、五以下。各以才能之大小，为次之先后，乃呼嘉祥为老么。么者，第十也。然每出劫必倍获，抗官军必告捷，群党皆惊服。一日山中粮匱，因往劫越南边境，名为借粮。越南人驱象阵来御，盗马皆奔。嘉祥使其党捕鼠数百，明日复战，掷鼠于地，纵横跳踉，象见之皆慑伏不敢动，遂获全胜，大掠而归。

顷之盗魁病死，群党推嘉祥为盗魁。嘉祥有众万人，以兵法部勒之，与之约，曰：“凡劫官商毋得杀人，财货必留还十之一，俾得为商之资本，官民之旅费。”既而官军讨之，山中仓猝无兵器，嘉祥使人揭一竹竿以御兵器，战益久

，则愈削愈锐，以刺人，无不死且伤者，又获大捷。然兵吏为所执者，皆礼而遣之，且具书自陈不得已为盗状，苟蒙赦宥，愿尽死力。

及洪秀全反于金田，遣党招之，嘉祥拒不往，曰：“吾之为盗，非不得已也。岂从叛贼者哉！”向忠武公荣提军广西，使绅士朱琦为书招之，嘉祥约官军压其巢，出御而伪败，乃悉招山中财物，散遣其党，使归为良。而自降于布政使劳崇光军前，改名国梁，得旨赏千总衔，归向公差遣。由此战必为士卒先，威名闻天下。

盖公年十八而作盗魁，二十八而折节从军，为国虎臣，三十八而致命遂志。生平大小数十百战，善以寡击众，每出己意，坐作进止，率与古兵法暗合云。

◎记张玉良

与国梁同统江南大营，而战功与之齐名者，厥惟张军门玉良。张玉良者，四川人。由行伍从向忠武公，自广西转战至金陵，积官至广西提督，赏穿黄马褂。短小精悍，骁勇善战，威名甚著。咸丰庚申，杭城被围，军门奉檄来援。至则杭城已失，军门以三十骑乘城而上，既登则周麾而呼曰：“大军至矣！”贼狼狽奔逃。不费一矢，杭城遂复。于是声望大振，浙省倚之有若长城。

未几金陵大营告急，檄之回救，杭人留之，几于攀辕卧辙。将军瑞公、学政张公挽留之切，竟至跪求。而军门以令严不敢少止，遂率师去。乃到中途，大营已破，常州、苏州均不能守，仍返于杭。所存亲军仅数百人。巡抚王壮愨公招集溃散，悉军实以予之。俾进窥嘉兴，以固浙江门户。乃连战失利，军械遗弃殆尽。而所将之卒，均是败兵逃勇，锐气尽堕，已不能军。不得已复归于杭。杭人已自轻之。兼所部不能敛戢，时有骚扰，杭人恨之詈之，至斥之为通贼。巡抚亦不加以礼遇，任其飘摇江渚。庚癸频呼，无人过问。较之前日跪留之款密崇重，若天壤矣！

未几严州被陷，巡抚檄令往援。军门率所部五千余人，至阡溪之大洋镇扼守。搜卒简阵，力图攻取。时陈子壮太守奉檄佐松百川太守办理军米粮台，因时与军门相见，谈次每以兵勇不能用命为恨。陈曰：“何不重赏罚以激励之？”军门曰：“此等屡败之卒，一言及贼，即心胆堕地，非奖劝所能振作。”因顿足痛恨，何制军弃常州不肯守，不然同死于彼，岂不光明磊落！云云。又云：“杭人谓我通贼，我以一走卒蒙拔擢，官至一品，花翎黄马褂，皆邀异数。就令降贼，安能如此？此时亦不必辨，正当一死报国，明吾心耳。”然其兵勇大率骄悍掳掠不可制，营官亦无如之何，商民怨之切齿。嗣后援金华复败走，攻严州克而守之，旋又为贼破，威名沮丧益甚。

久之杭州被围，奉檄回救。驻师江干，饷援俱绝，人无固心。军门志气锐厉，每日出队击贼。出必珊瑚冠黄马褂以自表异。时陈子壮避居富阳，会掉小舟

往见之，以高敖曹旗盃为戒。军门慨然曰：“力竭势穷，杭城必失，我军必溃，与其草间求活，孰若先死于行阵之得所哉！会报贼出队，即麾众持矛而去。”陈知其志在必死，太息而归。越数日果为贼炮攒击，折其左股，舁至营，以军事属总兵况文榜而瞑。况统其军，逾月城破，军溃，况间行至上海，投李鸿章军。鸿章用之击贼有功，竟以功名终。

闻军门歿后三四日，中夜士卒忽闻号令出队杀贼，一军驾起，开营欲出，忽悟其死，皆大惊痛哭。同时将帅援浙有名者，曰江长贵、李定太、周天受皆不能成功。后江、李著绩他省，周则战死宁国。

◎女将

粤军洪秀全自广西窜长沙也，其妹洪宣娇，称元帅。常骑马率粤之大脚妇出队，服五彩衣，备极怪状，官军望之夺气。然第炫人耳目，其实不能冲锋决斗也。

其时唐县李方伯孟群，有妹名素贞者，知书，工骑射。熟孙吴兵法，于天文占验之学，靡不穷究。父兄皆奇之。咸丰四五年，方伯以知府奉楚抚胡文忠公檄，督师讨贼。招女至军中，女戎装往，代为画策决胜，累建奇勋，杀贼逾万。方伯尝剿贼失利，被围十余重，他军将皆不能救。女怒马独出，于枪林炮雨中突围而入。手斩数十人，护方伯归。甲裳均赤。贼众万目注视，惊为天神。后胡中丞攻汉阳，城坚不能下。女与方伯谋夜袭之。孤军深入，中伏。救兵不至，遂血战而死。年二十耳。报至，举军皆哭。后二战，方伯亦于安徽战歿。女子从戎，百战捐躯，军兴二十年来所仅见者也。陈子壮有诗吊之曰：“百骑连翩袭贼营，红妆血战独捐生。汉阳若举褒忠祀，先拜英雄李素贞。”

◎智女

江宁黄婉黎女史，名淑华，早失怙。岁癸丑，发逆陷金陵，女甫五龄。兄乃邑诸生，以母老且病，弟妹幼，仓卒不及避，匿农圃以免。

女天资聪颖，从兄读，渐能文，间作韵语。稍长，有令姿，母兄深以为忧。女曰：“无虑，儿读书颇明大义，决不贻父母羞。”甲子六月，官军复金陵之前二日，有兵至，杀兄于庭，索女出，弟牵其衣，母跪哀之，并杀其母及弟，掠女行。女悲哭痛詈，求速死。兵笑曰：“予爱汝，不杀也。”挟之登舟，屡欲犯之，以计免。有金姑眉寿者，亦被掠，被逼不从，跃江死。女念茫茫大江，非无死所，惟大仇未报，姑隐忍伺隙。至湘潭，舍舟登陆，女将因此杀之，适有与兵偕行者，不得间。夜投关王庙旅店，张灯哄饮，乃计诱使醉，杀两兵，自缢于梁。

明日见者，莫解其故。有旅人曰：“昨有二男子携一女止宿，饮酒嬉笑，杂以歌曲，夜半犹未止。既闻若推拒声者，俄而寂然。想三人之死，必有故也。”

”鸣诸官，验而殓之，一中毒死，一被创死，女周身缝纫，怀中得一帛书，自述颠末，并附十绝。又一纸糊壁间，与帛书同。此同治甲子九月十八日事，时女年十七也。葛隐耕有长歌咏其事，载《寄庵诗钞》中。

余不奇官兵之死于女手，而独奇女母及兄弟之不死贼手，而反死于官兵之手。而更奇女因计死官兵，遂缢而死，亦不啻死于官兵之手。然则当时官兵之为官兵可知，而所以使之官兵者，更可知矣。

◎智妓

半截美人宋氏，甘泉人。归某甲，甲粗蠢，贫不能养母。赖美人为商家保母，得资奉甘旨。生有殊色，不施脂粉，不作时样妆，以裙下双趺，不作弓月样，故人皆呼为半截美人。其实即清季所谓黄鱼，所谓门槛里，又所谓大脚仙也。

盐商某，慕其容，厚值致之。所乳子多肥白，又善伺主人意，惑之深。主妇偶审之，逐美人，子辄呱呱啼，美人转，子又咕咕然喜也，故得值恒倍于常。甲善博，资耗则索美人值，无怨也。

咸丰三年粤军踞金陵，扬州震恐，议降议御，纷纷不能定。美人私说于主人曰：“降御皆非善策。扬俗奢，必遭灾，盍早营兔窟乎？”已而城陷，美人先夕出，将奉姑远徙。一黄衣贼目突至其家，杀姑及夫，拥美人上马。键巨室中，将污之。美人含笑，甘语以媚之，曰：“郎在天朝何官？”贼屈指指示之曰：“占天侯。”曰：“位已列爵，尚未经人道耶？长夜漫漫，杯酒相乐，若白昼活秘戏，得毋为将士笑乎？”贼大喜，开筵张乐。须臾月上，美人艳妆出，歌吴俞侑觞，韵可销魂荡魄。忽睹甲仗，手战而股栗，贼醉睨曰：“卿何怖？”曰：“妾小家女也，见兵革，能勿惊乎？”贼立命撤却，顷又抱贼耳语曰：“麾下将士，眈眈虎视，霎时我两人赴阳台，渠等穴壁看，得毋大扫兴？”贼即传令，各归伍退三舍，不唤，汝不入也。贼醉，乃代弛褻衣，裸而仰卧，昵声促美人寝。曰：“少缓。”乃自注水于浴器，一丝不挂，徐徐濯下体，渍渍有声。听贼鼾息已十数转，虑其诈，故试以褻语，不应。遂柳眉倒竖，粉黛生杀气，视窗前月朗，刁斗远鸣，急索剪刀就鞋底磨再四，跳登榻，跨贼身上，觑定咽喉堪之。贼目视美人，奋欲起，压之不得起，血喷出满茵褥，霎时毙矣。复拔剑刺其腹，肠出乃止，展衾覆之。听漏已四鼓，潜浣手整衣出，户宵遁。望门投宿，不敢言，第诡云逃难者。贼中绘图索之，不可得。尝读元史至正年濮州薛花娘杀贼一事，如窥谗鼎，如玩秘戏，半截美人，何其不侔而合耶？

因思扬州女仆果艳冶，佣于商家，凭官媒，写靠身纸，必预书刻己身怀六甲，防后患耶？近日宴客多招以侑觞，否则座客不欢，缠头之锦，竟多于缠足者

。又一女，陈姓阿脆，真州人，浪甚。寇陷时，女逸出，踽踽走西山，昼伏夜行，将奔大仪，寻伊姊妹行讨生活。至秦栏镇，以为距城远，放胆行。偶思遗，遂循大溪，意入芦苇中私且憩。突一黄巾贼目，负枪佩刀，贸贸然从溪右来。两面皆水不及避，反坐以待之。贼拉与乱，女正苦无川资，瞰贼腰缠累累，欣然就之。贼脱女衣，一丝不挂，仰卧溪岸，而已则仅捋穷裤。女佯笑曰：“急色儿可笑。男女合欢，全赖裸抱，肌肤磨擦得趣，若此则终是隔靴搔痒耳。”贼笑从之。甫近身，尚未解铃，女故作浪态，乘不意，遽搂之，滚入溪水中。女本江边产，向习流而善泅者。贼入水，四肢浮泛，女力捺下沉，三冒而三捺之，已作尾生桥下死矣。女抽刀断其头，取臂上金跳脱，席卷囊中黄白，著衣打包，从容负之去。临行复回顾水际，詈曰：“狗贼快乐耶？”后入安宜，嫁一少年郎，颇称伉俪，遂小康。移家秦邮，已为子纳粟，称太母矣。又一周姓妇，吴县东鄙人。自恃足大善走，难将及，先出嘱良人挈子女潜遁，己则摒挡长物。甫就绪，郊外边马已四出。无己，怀一利剪出门，将觅小道，寻亲串家暂避其锋。忽一贼目自远道瞰妇，似有风致，扬鞭追及。喝之止，妇亦不惧，含笑相迎，宛如旧识。下马拥妇于地，将淫之。妇佯解裤带，而笑露其齿，嗤形于鼻。贼问云何，曰：“我惜子愚耳！子等跳梁，全赖骥足，设与我苟合时，马遽逸奈何？”贼思其言颇近理，又能慰己。然四顾荒郊，无一树一石可以揽辔，颇筹度。女云献一策，然后为所欲为，贼求计甚急，大声曰：“急色儿，盍以缰系于尔足乎？”贼抚掌称善，乃湾腰俯首，牢缚不稍松。时妇之剪刀已在手，乘不意，蓦以剪刺马股。马负痛遽咆哮，拖贼尘奔，剪在股肉中，愈走愈摇，愈走愈痛，痛则狂奔如蹶电，如追风，十里外犹不辍。而贼已肤裂额烂，骨折气竭，不似人形矣。妇徐徐整衣裙，拾贼遗之包裹，遥望马拖贼去，觅路始行。及寻得良人，相与剪灯夜话，吃吃笑不休，真快心哉！

◎炊饭太守

洪军之初陷杭州也，有候补府者，著短衣，蹶敝屣，将行被执。贼问何为，诡曰：“炊饭。”贼曰：“善。”即使炊饭。而守故纨绔子，不请烹庖，乃密使苍头代役，而太守献之。及张提军克复杭城，官吏多亡去，即檄炊饭太守摄某篆。守感苍头惠，令其司阍，而苦不识字，复为置一明黠小僮，代司文书出入，阿堵物一归苍头焉。

同时有观察某，伏匿堂额上，贼至，战栗堕地。问何为，曰：“种菜。”贼即使种菜。已而备兵嘉湖，时谓之种菜观察。

◎曾文正公知人

近世士大夫，多称曾文正公能知人，非妄语也。江忠烈公忠源初谒公于京邸，既别去，公目送之曰：“此人必名天下，然当以节烈死。”时天下方无事，众讶其言之不伦。后十余年忠烈果自领偏师，战功甚伟，嗣殉难庐州。公东征时，沪上乞师。公奏请以相国合肥李公赴沪，而以参将程忠烈公学启从。临发，公送之登舟，拊忠烈背曰：“江南人誉张国梁不去口，君去亦一国梁也。行闻君克苏州矣。勉之！”李公至沪由下游进兵，自青浦昆山转战至江苏行省，拔名城殪大憝。虽尝借助英法兵，而西人独推忠烈功为淮军诸将最，其声威殊不出张忠武下。嗣克嘉兴，先登，中枪仆地，卒不救。其以死勤事，亦与忠武同。

盖升平之际，物色人才，危急之秋，激昂忠义，精神所感，诚至明生，文正儒臣，岂有相人术哉？呜呼，洵天人矣！

◎石达开异闻

石达开被磔于成都，见诸骆秉章奏报。或云其实石固未死也。

数年前浙人李君游幕蜀中。一日，雇舟往他处。将解缆矣，突有一老者请与附载。李君见其鹤发童颜，须眉其伟，许之。老者既下舟，谓舟子曰：“顷刻当有大风起，勿解帷也。”舟子亦老于事者，仰视天空，知所言不谬。谈次，狂飚陡作，走石飞沙。历一时许，始息。少焉，云散月明，命酒共酌。老者饮甚豪，酒半酣，推篷眺望，喟然叹息曰：“风月依然，而江山安在？”李心疑之，叩其姓名。老者慨然曰：“世外人何必以真姓名告人？必欲实告，恐致核怪耳。李遂不敢再诘，而老者已酣然伏几，鼻息雷鸣矣。

破晓，欠伸而起。谓李曰：“老夫行将告别，同舟之谊，极荷高情。后如有缘，尚当再会。”遂举足登岸，其行如风，瞬焉已远。

李既送客，比返舟，则一伞遗焉。防其复来折取，为之移置。则重不可举。异之，视伞柄系坚铁铸成傍有“羽！王府”四小字，始恍然知为翼王也。茫茫天壤，今不知尚在否耳。

◎陈玉成受擒记

玉成既为苗沛霖所赚，解至胜保营。玉成入，胜保高坐睥睨曰：“成天豫何不跪也？”玉成曰：“吾英王，非成天豫，奚跪为？尔本吾败将，何向吾作态？”胜保曰：“然则曷为我擒？”玉成曰：“吾自投网罗，岂尔之力？吾今日死，苗贼明日亡耳。尔犹记合肥官亭，尔骑兵二万，与吾战后，有一存否乎？”胜保默然。予酒食，劝之降，玉成曰：“丈夫死则死耳，何饶舌也？”乃杀之，死年二十六。

玉成眼下双疤，军中号四眼狗，骁勇富谋略。十九当大敌，二十四封王。初为检点，善战多能，湖北有三十检点回马枪之号，军强冠诸镇。与国藩相持数年

，国藩深畏之。秀成闻玉成死，叹曰：“吾无助矣。”

时裕朗西在胜幕中，往见玉成，貌极秀美，长不逾中人。二目下皆有黑点，此四眼狗之称所由来也。吐属极风雅，熟读历代兵史，侃侃而谈，旁若无人。裕举贼中悍将以绳之，则曰：“皆非将才，惟冯云山、石达开差可耳。我死，我朝不振矣。”无一语及私。迨伏诛，所上供词，皆裕手笔，非真也。

陈妻绝美，胜纳之，宠专房，随军次焉。及胜被逮，甫至河，德楞额截其辎重、侍妾而去。胜诉于多，始返其辎重，而留其侍妾，谓人曰：“此陈玉成贼妇也，不得随行。”胜亦无如何。

◎英国戈登事略

戈登，英国名将，名查里斯若耳治，道光十二年春，生于乌利刺城。父为御军炮队大将，娶妇宴德庇氏，名以利撒毕，生四子，戈登为季。

戈登之先，出于巴克邑之名族，即今英国侯爵亨特利氏之支派也。戈登初在塘墩就学，年十四岁，进乌利刺武备馆，十九岁授御军工营校。咸丰五年，英人伐俄罗斯，始从征至俄国。围西拔斯拖浦海口，在此昼夜守城濠督战，自咸丰五年春至城陷始罢，尝受微伤。先城南既陷，戈登即调赴梗盘，寻仍回西拔斯拖浦，城陷，令毁城中炮台船厂。英俄事平，从勘定俄突新界。

咸丰十年中外构衅，英人犯我顺天，戈登从英军陷京师，焚圆明园。事平，适中国粤匪乱。同治二年，江浙两省上游在沪设洋枪队，将校用欧美人，乃向英官商，使戈登领之，戈登遂与贼转战于江浙两省。二年间凡三十三战，克复城邑无算。江浙为中土最富繁之地，数经贼蹂躏，至是两省强寇始悉歼平。是役经时一十八月，仅费军需一百万金，人皆以为奇功，称戈登为当时名将。戈登谦逊曰：“平此乌合之贼，岂足称耶？但缓以时日，中国官兵亦可以平贼也。

然中国上官，急奏肤功，遂在上海招募外洋无业亡命之徒，欲借以平贼，不知此辈既以利应，反复无常，几将贻害中国，较土匪之祸尤烈耳。鄙人得统此辈，严加约束，事后设法遣散，不使为患，此则鄙人所以有微功于中国也。”

当时苏州克复，江苏巡抚今相国李公杀降贼，戈登不义之。中国赐戈登万金，戈登辞之曰：“鄙人效力中国，实因悯中国百姓之涂炭。鄙人非卖剑客也。”

同治三年自中土回国，游橐索然如故，寻擢补格列弗司恩海口军领工程队。居此六年，每于公余之暇，筹给贫乏。遇有病疾者，施医药。民间流离无依小儿，皆为收养，教之读书，或荐至各船佣工，不使失所。

先英俄诸国，议开濞扭河，准各国商船出入，各派使守河口。同治十三年，戈登解任，简赴渤波勒卞利亚国，为濞扭河河口使。

光绪元年，戈登应埃及王之聘至苏丹。先是埃及国沿尼罗河南边近赤道之境，总名曰苏丹，皆沙漠荒野之地。然此域土地宽阔，极南近又寻得大湖数处。

埃及王曾令英人伯客沙谬往开辟，二年未竣事，辞职去，王聘戈登仍令往接办其事。戈登在此烟瘴绝域三年，竭力任其事，凡地理之险阻，天时之恶劣，以及土人之悍梗，皆以坚心毅志胜之。沿尼罗河一带，皆设汛兵。又自埃及定造轮船，使上驶尼罗河，遇滩水浅，即将船折为数段，过滩后，仍行合拢，于是苏丹南境大湖曰亚勒伯坭恩舍，始有轮船行走。戈登在此苦心竭力任事，其意不在徒得土地之利。盖此域土人之强者，向劫掠人口贩鬻为奴，戈登至此，即欲化其俗，禁贩奴事。然苏丹西境有二省：曰哥尔多番，曰达尔夫，此皆为贩奴者泽藪。两省不归戈登一人统辖，则贩奴之事，实不能禁绝。埃及王乃不授此两省，故于光绪二年，戈登遂辞职回国。

光绪三年春，经埃及王再三重请，戈登乃复至埃及，授苏丹全境总督。凡北自尼罗河之第二滩，至南境之大湖，东至红海至西境又特湖诸水发源之处，皆归戈登统辖。三年之间，遍巡诸地，居无定所。时或至东境，与哑比西尼亚国诸部勘定疆界。时或轻骑减从，骤至西境达尔夫省，捕拿贩奴暴客。并以慑服部酋之倔强者，常竟月在骆驼背上，未尝解鞍。政令一出，志在必行，境内强暴虽多，沙漠烈日虽酷，皆不能稍抑其坚力锐志。又四出无常，土人视之犹鬼神出没，无所不至，故诸部蛮夷皆为震服，而苏丹境至此始有王法，政令行焉。当时外人在埃及献说干预政事，王大臣不能镇定，遂听外人游说，纷纷更改法制，以致政令朝出而暮改。于是戈登在苏丹，觉事事制肘，于光绪六年，遂又解职回国。

此年，英国简命子爵黎本为印度经略大臣，黎本辟戈登为参军记室，同至印度。无几，戈登与经略幕僚，意见不合，即请解任。

适中国与俄国为伊犁事牾，中国洋关总税司赫德，迳电请戈登至中国商量事件。戈登此行，英政府因戈登系英国职官，干预中俄军事恐贻俄人口实，故电止戈登，令即时回国。戈登复电曰：“我至中国为排难而已。如朝廷因我系职官，恐贻口实，请悉除衔职，则万无误事。”戈登至北京，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，力陈中国武备不修，战争无力，不如迁就以扩大局。大臣问曰：“如事决裂，肯相助否？”对曰：“事如决裂，皇帝肯迁驾内地，鄙人当为中国效力任疆场事。”后事遂解。当时戈登行至天津，见中国北洋大臣李文忠，文忠对外人怨北京诸大臣主战误国事。有某国公使，劝中国李文忠，借戈登力，拥兵至京师，黜诸大臣，废皇帝，自立为皇帝。戈登闻之叹曰：“鄙人虽一武夫，作事何肯卤莽至此耶？”戈登回国。

是时英国阿尔兰岛富豪世族兼并贫户，私敛重于公税，民庶困穷，乱人充斥。戈登因往遍历阿尔兰诸郡，目睹田畴荒芜，农夫冻饿，遂条陈变田租法。朝议不可，然所建白皆切时弊。后数年英廷竟改阿尔兰田租法，本戈登意也。

戈登条陈多忤朝臣意，自知在朝必不得大用。适英属地毛里西亚岛统兵大将出缺。毛里西亚，在印度洋大海中一孤岛也。英人置戍兵，英官畏远戍，皆不愿往，戈登遂自请往署焉。戈登官斯岛一年，军民称之。

会阿非利加洲极南有英属地，曰岌朴，或曰好望角，英人建埠头，辟地利，英民与邻境番部时有争斗，官吏不善处置，各部遂叛。英国驻岌朴大臣因请英廷特派戈登往调停其事，戈登即由毛里西亚航海至岌朴，检察情由，即上书大臣曰：“番部之叛，皆由官吏不能约束本国人，使侵害番人。今拟先简严正之员，令其约束本国人，然后可以服番众而保无虞也。”乃条陈处置法。然所议皆为大臣幕僚梗阻不行，戈登遂请解任回国。

戈登既在闲散之列，请假往游犹太国。犹太昔西人教主耶稣生育行教之地，多古名胜。戈登至此，感古今兴衰沧桑之迹，遍历流览一年始回国。

是时埃及国南境之地，自戈登去后，官吏贪酷虐民，各属回部皆叛起，杀官吏，攻官兵。有大酋自称救世主，奉天命复回教，诛无道，埃及官兵竟被困在嘎墩城。于是埃及王乃说于英廷，借一大将使救出困兵，英廷仍派戈登，随带将校二员，至嘎墩城。时围尚未迫，戈登即欲率被围官兵出城。然城中避难官吏及家属老弱妇女万余人，戈登不忍弃之，故留守，先将妇女二千余人护送出境。逮及城围既重，英廷有电催戈登率部曲弃城。戈登复电曰：“军民为我抗贼守城，今事迫乃弃之，此岂丈夫之所为耶？”戈登在围已五阅月，外援已绝，粮食将尽，然犹从容督率军民拒守。于是英廷乃拨兵合埃及官兵溯尼罗河赴救。两月后，救兵始至，然城已陷，戈登卒被害，时年五十三岁。噩耗至英国，官民皆哀伤之。英廷赐其家属十万金，并为铸铜像于都城，以志其忠烈云。